



美智库认为—— 摆脱束缚才能真正创新

■郭金权 谢培颖

据外媒报道称,美国近期多项军事装备发展工作取得进展,比如 ATACMS 短程弹道导弹翻新项目合同得以签署,过渡性短程防空系统选型工作尘埃落定,超音速潜射反舰导弹项目也进展顺利。然而,美国智库“国际海事安全中心”注意到,美军这些所谓的“创新成果”看似琳琅满目,但真正具有突破意义的并不多。美国海军研究生院院长、退役海军上校魏纳·休斯在该智库网站刊文指出,要进一步推动创新,就要摆脱官僚主义、行政思维和完美主义的束缚,建立真正有利于创新的机制和氛围。

组建创新中心≠创新的蓬勃发展

美国政府在 2014 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将创新确立为美国国防战略的主线。五角大楼为此专门组建“国防创新试验小组”,意在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传统创新机构互为补充,推动国防科技快速发展。不过,休斯在观察该机构的运行情况后认为,“国防创新试验小组”实际上是强加在科技创新工作上的一道“官僚枷锁”,束缚作用远大于推动作用。

休斯表示,创新属于思维活动的范畴,建立等级森严的所谓创新中心并不能保证创新的活跃度。他认为,军事创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是与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和工业界人士进行

互动。五角大楼在这方面早有传统,无需设立新的机构来保证这种互动。相反,类似“国防创新试验小组”这样的创新中心设立后,反倒限制了军事创新人员与外界的沟通,让本该百家争鸣的创新活动变成中规中矩的科研活动。

休斯在文章中指出,军事创新最基本原则之一是要满足实战要求。躲在创新中心内闭门造车是绝对不行的。但现状是,创新中心确实存在与实际使用者脱钩的现象——技术人员不断提出新奇的想法,却丝毫不考虑是否适用于战场。他认为,创新中心的最佳定位,是介于使用者和学术界、工业界之间的“中间人”——将用户的反馈传递给研究者,将研究者的成果介绍给用户。

“在所有参与创新活动的人员中,没有所谓‘专家’的存在。”休斯在文中强调,“无论他拥有多高的行政级别、多大的学术影响,都没有一票否决权。一个新想法是否值得推进,需要多个团队从多种角度予以判断。”

简单技术叠加≠创新

该文章还指出,创新活动应该产生崭新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概念或成果,简单的技术叠加或拼凑并不能称为创新。比如,ATACMS 短程弹道导弹翻新和过渡性短程防空系统项目,都只不过是原有技术和装备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很难对作战理念、训练方式、战场规

则带来本质影响,因而只能被称为“革新”而非“创新”。“真正的创新,是建立在熟知历史和未来基础上的,其推出的每一项技术成果,都将在军事领域掀起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休斯看来,创新思维必须遵循两个原则,即“向前看未来”和“回头看历史”。所谓“向前看未来”,即从事创新活动的科研人员要明确未来的需求,不能为了迎合行政命令或热点潮流而研究一些华而不实的项目。在确定未来目标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应“回头看历史”,即从历史中发现军事技术的发展趋势,以此为指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找准前进方向。比如,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民用技术开始越来越多应用于军事领域,为此,军事科研人员要避免对已有民用技术的重复开发,应集中资源攻克专用军事技术难题。

另外,创新要出成果,还要有坚持的勇气和精神。“历史上的创新,几乎没有刚一问世便得到承认的。比如,航母刚出现时,人们并不认为它会成为海洋的主宰;垂直起降飞机服役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其性能无法与喷气式战机甚至螺旋桨式战机相提并论,而它却给空战和对地作战带来革命性变化。因此,创新离不开技术人员和决策者的坚持。”

建立合理的创新架构

休斯认为,创新活动要想取得良性

发展,需要有合理的组织和人员架构作保障。“一个创新团体中,不一定人人都是参与创新的技术人员。合理数量的组织、计划和协调人员是不可缺少的。关键是把握好技术人员与行政人员的比例尺度。”

“国际海事安全中心”对这个尺度进行了详细描述。“如果行政管理或协调人员数量过多,会形成人浮于事、夸夸其谈的官僚架构,制约创新活动的效率和 technicians 的积极性;如果技术人员过多,创新活动就可能因为缺乏计划性而变得散乱,无法做到重点突出,同样会影响工作效率。所以,一个优秀的创新团队必须得到行政人员的引领。但要注意,行政人员是服务者而不是管理者,他们的作用是克服外来或内部的官僚影响、倾听技术人员想法、维护技术人员的利益和协调创新活动的发展。”

该文章同时指出,创新还要抛开完美主义和想赢怕输的思想。“创新过程是一个探索和试验过程,犯错误不可避免。所以,一个合理的创新架构应该包含容错机制,能迅速应对、处理和适应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变量因素,避免出现因偶然错误而导致满盘皆输的局面。”不过,允许犯错误不等于放任不管,创新架构内也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此外,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也是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手段。

美“开源节流”治标不治本

■孙成昊

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在军事领域动作不断,频频出招。先是总统特朗普签署《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继续增加军费开支。继《2018 财年国防授权法》军费开支增至 7000 亿美元后,2019 财年军费增至 7160 亿美元。而前不久,美国海军也再度“复活”第二舰队,并在冷战时期美国海军指挥部——诺福克军港为其举行“复活”仪式。

从战术层面看,当前美国军事政策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执政之初提出的“扩军”想法。去年年底以来,美国官方陆续出台《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等重量级报告,对外阐明美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世界的主流是竞争,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已经全面回归。

无论对国际形势如何判断,美国在冷战后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依然是谋求维护霸权地位。因此,尽管美国国内学者批评美国已成为“非自由主义的霸权”或“流氓超级大国”,但大部分学者内心仍然难以割舍对“霸权”和“超级大国”的迷恋,只是不认可特朗普采取的方式方法。

相比之下,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外交手法更为隐蔽、巧妙,通过“节流”的方式调动资源以维持美国霸权,主要体现在慎用武力、倡导多边主义、以“巧实力”推动价值外交、“背后领导”发动盟友、针对“敌对国家”采取“伸手外交”等。

在战略目标未变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却试图采用更为霸道蛮横的战略手法来达到目标。他不仅强调在外

交领域一定程度的“节流”,如退出一些“对美国无用的”多边机制、关闭美军冗余基地、削减美国国务院的经费,更强调“开源”,假借公平之名施压其他国家让步,以挤出更多经济利益投向军事。

最明显的例子是特朗普在经贸领域“左右开弓”,挑战全球化浪潮,企图重新定义各国在经贸领域的交往规则,如发起关税战、经贸战,威胁其他国家与美国重新达成贸易协定。特朗普甚至不惜拿盟友开刀,将经济利益与安全义务挂钩,如逼迫北约盟友尽快提高军费、“付费保平安”等。

实际上,特朗普这种既要“节流”又要“开源”的做法,实属美国国力衰弱下的权宜之计。2008 年金融危机、中东两场反恐战争已拖累、削弱美国实力,现在“特式外交”又遭多国反对。再看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沉渣泛起,族裔矛盾、枪支管控和政治极化等诸多问题久拖不决。内忧外患之下,特朗普再怎么“开源”恐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难以扭转美国霸权逐渐丧失的颓势。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俄将出台新规 优待退役士兵

■闻 敏

据《俄罗斯报》报道,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正在制定一部新法案,规定俄军义务兵或服役退役的俄罗斯公民,在退役 3 个月内,有权返回原工作岗位。而在俄现行法律中并未明确规定此项权利。

许多俄国家杜马议员认为,军人为保家卫国服役,退役后理应享受这样的待遇。因而法案倡议者建议对《军人地位法》《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等法律的相应条款进行修改。报道称,新法案也明确规定为退役士兵保留工作岗位的前提条件,比如,只有那些入伍前未旷过工和未受过处分的公民,才能享受此项权利;能否保留原工作岗位,同样也取决于应征入伍者在部队服役的表现等。考虑到企业或公司裁员等各种不可抗因素,法案也对公平公正调解退役士兵与雇主间的争议作了相关规定。

据介绍,俄国家杜马将在今年秋季审议这项新法案。如果法案通过并生效实施,将解除年轻士兵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安心在部队服役。新法案也将成为打击逃避兵役义务者的有效手段。事实上,有些应征入伍者正是因为担心失去体面且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才刻意逃避当兵。

俄罗斯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退役士兵享有诸多优待政策。士兵退役后,可在国家帮助下继续接受教育,具体政策如下:退役士兵可向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参加相应入学考试,同等条件下,地方高校会优先录取;如果退役士兵曾在热点地区打过仗,各高校会免试招收入学;如果退役士兵因为入伍前未旷过工和未受过处分的公民,才能享受此项权利;能否保留原工作岗位,同样也取决于应征入伍者在部队服役的表现等。考虑到企业或公司裁员等各种不可抗因素,法案也对公平公正调解退役士兵与雇主间的争议作了相关规定。

此外,优秀的退役士兵还有机会加入俄联邦国家和市政自治等行政机关。事实上,包括国民卫队、内务部、紧急情况部、联邦安全局在内的许多强力部门,经常在退役士兵中寻觅人才,对那些曾在特种部队服役、拥有实战经验的退役士兵青睐有加。



俄罗斯退役士兵



英国“脱欧”再遇麻烦

据外媒报道,英国围绕脱离欧洲联盟的谈判进展不顺,其中一个争议议题是欧盟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的使用权。考虑到“脱欧”后可能会被欧盟限制接触伽利略系统的敏感信息,英国政府正着手研发本国的卫星导航系统。

乌军将采购美防空系统

乌克兰驻美大使格雷近期表示,乌方已向美国提出购买单价 7.5 亿美元的美国防空导弹系统。格雷说,从目前乌国防安全的需求看,“乌军队至少应该拥有 3 套这样的防空导弹系统”。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种防空导弹系统。

日本海上保安预算创新高

日本海上保安厅近期公布总额为 2338 亿日元(1 元人民币约合 17 日元)的 2019 年度预算申请,与 2018 年度原始预算相比增加 11%,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日媒称,此次预算继续把重点放在加强钓鱼岛警备措施上,包含 3500 吨大型巡逻船的建造费等。

韩国总统文在寅改组内阁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 8 月 30 日对内阁进行改组,包括国防部长官在内,对 5 名长官(部长)和 4 名次官(副部长)进行了人事调整。韩媒称,此次是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 15 个月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安筱彤)



英国 26 型全球战斗舰

欲借势英法重振生机

澳大利亚力避造船业“荒芜”

■肇启坚

据美国“最新防务”网站近日报道,今年 6 月,澳大利亚决定向英国采购 8 艘新型护卫舰并由本国船厂建造。该网站就此评论称,“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在购买外国产品的同时,准备振兴本国造船业。”

据悉,购自英国的 8 艘 26 型全球战斗舰(澳海军称为猎人级)将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奥斯本海军造船厂建造,这是签订合同时澳方提出的要求。“最新防务”网站认为,澳大利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处于困境的本国造船业提供扶持。

近年来,澳大利亚造船厂出现生产缺口,使该国造船业陷入低谷。接不到更多的造船业务,各造船厂不得不解雇成千上万熟练工人,导致人员和技术的大量流失。英国《简氏防务周刊》评

论称,如果没有足够的订单,澳大利亚造船业可能会出现长达 10 年的“荒芜期”。澳大利亚劳工党领袖休顿表示,对澳大利亚这个滨海国家来说,造船业的“沦陷”将使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所以,“潜艇和造船业均属战略资产,我们不能任其枯萎。”

而以在本土建造为条件向外国购买先进舰船,则成为澳大利亚挽救造船业颓势的重要举措。为建造全球战斗舰,澳大利亚造船厂必须更新硬件设施,同时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有美国媒体援引英国大型军品生产商 BAE 系统公司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称:“通过参与建造全球战斗舰,澳大利亚造船厂会掌握先进的数字技术,对其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此前,澳大利亚于 2016 年与法国签订一份潜艇建造合同。潜艇将在法国海军短鳍梭鱼级基础上进行设计,设计团队中包括若干澳方技术人员。目前,已有澳方工程师前往法国瑟堡,与当地技术人员共同展开工作。“最新防务”网站称,这将为澳大利亚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潜艇技术提供便利。另外,这些新潜艇在澳大利亚本土制造,也会推动该国相关设备和技术的更新与升级。

《简氏防务周刊》评论称,潜艇和护卫舰两大项目落地澳大利亚,让当地造船厂看到了重新崛起的希望。“资金的注入、设备的更新、人员的培养、经验的积累,让澳大利亚造船厂获得了走出困境的动力。合作造舰,让他们至少不用担心 10 年后会成为世界造船业的弃儿。”